

世界文学名著系列丛书

日本散文

冯国超 著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日本散文

冯国超 编

内蒙古少年儿童出版社

ISBN 7-5312-1365-6/1251

出版日期：2001年出版

总定价：28800元（1/70.9元）

目 录

铃木大拙	
禅和日本人的自然爱	()
德富芦花	
晨霜	()
断崖	()
自然与人生（节选）	()
长谷川如是闲	
到山上去！	()
永代哲学	()
事实竟被如此歪曲	()
清少纳言	
四时的情趣	()
枕草子（节选）	()
吉田兼好	
徒然草（节选）	()
志贺直哉	
牵牛花	()
山鸽	()
和 哲郎	
树根	()

日本散文

福原麟太郎

四十岁之歌 ()

川端康成

伊豆天城 ()

新东京名胜 ()

上野之春 ()

花未眠 ()

纯真的声音 ()

我在美丽的日本 ()

临终的眼 ()

美的存在与发现 ()

日本的美与我 ()

南伊豆纪行 ()

小林秀雄

赏月 ()

感想 ()

年龄 ()

《当麻》 ()

谷川彻三

落花如飞雪 ()

树姿 ()

荷花 ()

圆地文子

早春的花朵 ()

龟井胜一郎

古塔天女 ()

日本散文

福井谦一

日本人和独创性 ()

水尾比吕志

美的终结 ()

富冈多惠子

色香 ()

小出 重

烦闷时的乐趣 ()

东山魁夷

古都礼赞 ()

北欧之旅的尾声 ()

卢卑克 ()

在丹麦的森林里 ()

贝尔黑台斯公园 ()

野尻湖 ()

永井路子

飞鸟的秋天 ()

若山牧水

河豚 ()

檀一雄

山梨花 ()

中川一政

作画之道 ()

岛崎藤村

太阳的话 ()

井伏鱒二

日本散文

- 老母亲 ()
- 池田大作
- 水中浮影 ()
- 大冈信
- 不可思议 ()
- 汤川秀树
- 人生的意义 ()
- 室生犀星
- 日本的庭园 ()
- 北原白秋
- 梧桐花与蛋糕 ()
- 荻原朔太郎
- 万物与岁月同逝 ()
- 折口信夫
- 山音 ()
- 佐藤春夫
- 论风流（节选） ()
- 松尾芭蕉
- 奥州小路（节选） ()
- 鸭长明
- 方丈记（节选） ()
- 冈仓觉三
- 花 ()
- 柳田国男
- 清光馆哀史 ()
- 忆“阿黑” ()

日本散文

- 豆叶和太阳 ()
- 西胁顺三郎
- 日本人的旅行感觉 ()
- 山行 ()
- 从夏到冬 ()
- 遐思 ()
- 把想法隐藏起来 ()
- 三木清
- 眼睛 ()
- 三好达治
- 暮春记（节选） ()
- 河上彻太郎
- 我和诗人的机缘 ()
- 公共礼节 ()
- 田中美知太郎
- 诗中的风景 ()
- 贝昉茂树
- 阅读古典的心情 ()
- 井上靖
- 河川之畔 ()
- 话说江河 ()
- 芝木好子
- 能乐面具 ()
- 饭冈亨
- 牛蒡 ()
- 宫本辉

日本散文

- 焰火之后 ()
- 堀文子
- 茶花之乡 ()
- 河上肇
- 艾窝窝和野菜粥 ()
- 深田久弥
- 多姿多彩的云霞 ()
- 坂上弘
- 杂木林春秋 ()
- 清冈卓行
- 米洛的维纳斯 ()
- 北村透谷
- 一夕观 ()
- 高滨虚子
- 父子情深 ()
- 永井荷风
- 断肠亭日记 ()
- 吉田兼好
- 世间悲痛之时 ()
- 石川啄木
- 旷野 ()
- 小堀杏奴
- 恶妻 ()
- 森鸥外
- 藏红花 ()
- 夏目漱石

日本散文

- 随想录（节选）（ ）
- 国木田独步
- 武藏野（ ）
- 空知川畔（ ）
- 岛崎藤村
- 千曲川风情（节选）（ ）
- 三位来客（ ）
- 隅田川之水（ ）
- 矢内原忠雄
- 富士山麓半日（ ）
- 芥川龙之介
- 大川之水（ ）
- 东洋之秋（ ）
- 侏儒的话（节选）（ ）
- 辰野隆
- 温情脉脉的谎言和冷酷的实话（ ）
- 若山牧水
- 河豚（ ）
- 新村出
- 柿叶（ ）
- 本多显彰
- 孤独（ ）
- 笠信太郎
- 城和勋章（节选）（ ）
- 加藤周一
- 庭园（ ）

日本散文

- 日本文化的杂种性 ()
- 水上勉
- 京都四季 ()
- 北京的柿子 ()
- 武满彻
- 音的河 ()
- 堀辰雄
- 十月 ()
- 吉田兼好
- 有欲其子为法师者 ()
- 城山三郎
- 午后迟客 ()
- 山本健吉
- 关于“日本的美” ()
- 朝永振一郎
- 镜中的世界（节选） ()
- 寺田寅彦
- 备忘录（节选） ()
- 从崎润一郎
- 都市情景 ()
- 阴翳礼赞 ()
- 水上泷太郎
- 老父叹 ()
- 柳宗悦
- 杂器之美 ()
- 末川博

日本散文

有勇气的话 ()

铃木大拙

禅和日本人的自然爱

—

我常常想，日本人所以喜爱自然，应当归功于富士山。每次乘坐东海道线的列车经过富士山时，只要天空放晴，总是忍不住要多看上几眼那白雪覆顶、洁白无垢的雄姿。江户诗人石川丈山称其姿色“宛若一柄倒悬的白扇。”我也每每被这种叹为观止的景色所感动。而被她所唤起的激情，绝非只是艺术美的享受，还有一种力量使人感到一股净化和升华精神。

江户时代的诗人山边赤人写过一首诗来赞颂富士山：

穿过田子湾，富士映眼帘。
雄姿耸云立，雪罩高峰巅。

奈良时代的诗人西行比赤人更具有宗教感情，他在《万叶

日本散文

集》中吟颂富士山时这样写道：

山峰高高耸，天云绕山边。
飞鸟难逾越，行云难近前。
熊熊烈火焰，熄于落雪烟。
壮观非言喻，其名无人填。
静瘴难思议，神灵隐山间。
人称石花海，皆因被水圈。
山高水湍急，无人渡此山。
镇国之神灵，属此大和山。
骏河富士岭，百看亦不厌。

但是在西行吟咏富士的诗中，总充溢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被广为引用。诗人时代的富士，还是一座活火山。至少是时常喷吐烟雾的拙著前篇也提到此诗：

富士起云烟，随风飘天边。
不知逝何处。宛若吾遐念。

如此的风景，蕴含着一股动人心弦说不出的力量。遥望富士峰上随风飘动的孤云，使遐思也脱离了俗世尘间。

不仅是文人骚客常常为富士所倾倒，舞刀弄枪的战士，也是颇有感怀。

每望富士山，情如初相见。
屡屡展新姿，神奇多变幻。

对那未睹者，不知如何言。

这首诗的作者是秀吉和家康时代的名将伊达政宗。他是一名英勇善战的斗士，多建功勋，屡经沙场。后来成为仙台地区的诸侯。谁能想象得到，就是这样一名活跃在战国的武将，胸中竟有雅兴去吟咏自然，体味自然的呢？但是，正是这一事实，令人无法否认日本人的血液中流淌着对自然的热爱。一代枭雄丰臣秀吉虽出身于蒙昧无知、备受压迫的农民之家，但仍然作诗歌，保护艺术。他活跃的时代在日本美术史上称为桃山时代而且广为人知。

今天，富士山已经成为了日本的代名词。无论谈及日本，还是写日本，都要提到富士山。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如果从日本地图上抹去这座神圣的山峰，则日出之国的美将黯然失色。没有亲眼目睹这座圣峰的姿态，是不可能被其深深打动心灵的。无论怎样妙笔生花，绘画，或是摄影，都不能全面、准确地表现出其真正的美之所在。由于周围地形的高度和距离的变化，环境情况，富士的容貌绝非只是政宗所描绘的那样。而是难以捕捉全貌，变幻莫测。就连广重也不能向未睹过富士风采的人们描述出这座山峰的真正艺术价值。政宗在其诗歌中，从另一个角度写出了他眼中的那个富士山：

晴时现美颜，阴时呈壮观。

富士之神韵，绰姿永不变。

在今天这个散文式的时代，日本青年中流行“为登山而登山”的活动。并将之称为征服山岳的举动。这是对自然何等的

日本散文

褻瀆。

当然，这至多只是西方传来的“流行事物”，根本不值得一学。“征服自然”的这种思想来自希腊主义。按照这一理论，大地应该是人类的奴隶，风和大海也应该对人类俯首贴耳。希伯来人的教义同样是出自于这种观念，但是，在我们东方人的心目之中，丝毫也没有过“自然应服从和服务于人类”的这种傲慢观念。从人类的角度讲，大自然对人类并非没有慈悲之处，也绝不是用武力能迫其就范的敌人。东方人从未将人类与自然对立，始终认为自然是人类的伴侣和朋友。尽管在我们的国土上常发生地震，但我们坚信，自然是人类可绝对信赖的朋友。因此，东方人忌讳那些“征服”的观念。当登山成功时，为什么不能够用“和山峰成为了好朋友”之类的词句来表达成功的喜悦呢！到自然界中寻找征服的对象，不是东方人一贯对自然的态度。

我们也攀登过富士山，但绝不是为了征服她，而是为睹其壮观和美丽，感受它孤高的气质，并向从云霞身后冉冉升起的庄严旭日——高山的日出膜拜。这举止中毫无精神的堕落之嫌疑，也并非就是崇拜太阳之举。太阳是大地上生物得以生存的伟大恩人。人类以感情上的理解和衷心的谢意去接近万物之恩主疑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人类只是这种心情的惟一拥有者，而其它生物均欠缺这种细致的思想和情感。今天，在日本只要能多少引起人们兴趣的高山，都架设了缆车、索道。登山变得轻而易举了。可以这样说，任何人都很难抵抗这种近代生活的功利物质主义所带来的方便。即便是我本人也屡次使用缆车。在登比睿山时就是乘坐的这种缆车。不过，人虽在缆车上，心里却对这种登山工具极具抵触情绪。夜间灯光下的缆车

所映照出来的是贪图享乐的“近代精神”和拜金主义。众所周知，比睿山在日本古都的东北部，是传教大师在此初建天台宗寺院的净城。这一圣地，为了营利的目的竟遭到如此悲惨的对待，众多来自农村的信徒们一定会为此叹息。在崇拜自然的心态里，存在着高尚的宗教感情，即使是在经济科学发达的竞争时代，我们也希望保存一种崇高自然的情感。

二

尽管有人在那主张什么“征服自然”，但在实际上日本人是热爱自然的。若想理解这一点，最好是在某个山林中建一座书斋，确切地说是建一座可以沉思的小屋。可能在西方人的眼中，这种小屋根本不能称作是建筑物，它小得只有四张半或六张榻榻米大，屋顶仅用稻草葺盖，大多情形下是建在巨大的松树下，被那延伸得长长的树杈所遮掩。从远处望去，这间仿佛小屋完全与自然融成一体，是构成自然风景的一部分，没有丝毫的人为色彩，宛如大自然在形成的时候它已置身于其中了。小屋中并没有一件多余的家俱，只是在柱子上挂着一个花瓶。房屋的主人坐在屋中便可感悟到自己也融于包围着这间小屋的万物之中了。小屋墙壁上有着一扇形状奇特的窗户，窗户附近自然生长着一丛芭蕉，宽阔的叶子边缘残留着暴风雨袭击后留下的不规则的痕迹，犹如那禅僧褴褛的袈裟。这不禁令人联想起寒山的诗来。芭蕉叶的残破不仅颇具诗意，还会使人们看到生长在大地上的——所有的植物实际上都是如此——芭蕉后，醒悟到自己也同芭蕉一样享受着生的快乐。这一点是更具

日本散文

有诗意的。这供人冥想的小屋里的地板离地面虽然不太高，但却完全可以让居住者避开潮湿，同时，也可让居住者完全认识到自然万物和自己本身是同出一源。

这样的小屋，完全成为自然的一部分，人坐在里面也化为自然中的一员。鸣叫的虫儿，欢唱的小鸟，潺潺细语的小河，摇曳的树叶，甚至连骏河湾边那高耸入云的富士山也不例外。这一事实显示出人类和自然完全融为一体。在谈到富士山时，不由地联想到太田道灌的诗歌。道灌在回答后土御门天皇问及他的住居情况时，用了下述诗歌回禀天皇：

下臣之隐庵，近海连松原。

富士山雄姿，隔窗入眼帘。

居住在京都里的天皇对富士山的情况并不知晓，这位将军诗人特意提到了家乡的富士山。在诗中称自己的家居为庵很有意味。德川家康在建江户城以前，今天的东京是军队的大本营，武将太田道灌的家宅未必很大，但将其称为庵，便不由地使人联想起出家人住的简陋的小草房。道灌那诗人般热爱自然的精神真是与那种人为的、虚饰性很强的事物格格不入的。从道灌的诗中可以看出他所居住的“庵”一定同松原平原相连，临近那浪花拍打的岩岸，透过窗棂可远眺富士雪罩山颠的姿态。这一“庵”同周围的景物极为融洽。道灌的自然观反映出了以寻求与自然共存、热爱自然的日本民族性格。

雄壮宏伟的高层建筑物在大自然中显得十分刺眼，它与周围的自然万物格格不入，但从实际生活的角度讲，有其实用的一面，但却毫无诗意可言。尤其是脱离自然的醒目事物所构成